

## 第五十八章 搖啊搖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範大人因何發笑？”

這是意料之中海棠的發問。範閑咳了兩聲，滿眼笑意解釋道：“我很喜歡姑娘你走路的姿式。”

海棠微微一怔，眼中閃過一絲怒意。

範閑趕緊說道：“如有欺瞞，天誅地滅。”

這誓發得毒，由不得海棠不信，但海棠依然不明白，自己被宮裏人取笑了許多年的走路姿式，為什麼身後這個年輕的家夥會喜歡？一想到範閑在北海邊上的那些無恥手段，海棠姑娘的心裏更糊塗了。

二人複又陷入沉默之中，在滿山青樹烏簷的陪伴下往皇宮外行去。海棠在北齊的地位果然十分尊崇，沿路所見太監宮女，一聽著那雙布鞋與地麵的懶懶磨擦之聲，就搶先避到道旁樹下，對著這位懶散村姑恭敬行禮，不敢直視。

“陛下對外臣恩寵，外臣實在有些惶恐。”範閑終於小意地試探著問了一句。

“範公子何必自嫌。”海棠麵無表情回答道：“陛下最喜詩詞，半閑齋詩集一出，天下士子人手一卷，陛下自然也不例外。莊墨韓大家自南慶反京後，曾在宮中與陛下一番長談，從那日起，陛下嘴中便不曾少了範公子大名，時常說道，若北齊能有公子此等詩才，那便大妙，大有遺珠之憾。如今公子押送肖恩返京，兩國又在對峙之中，陛下自然擔心範公子你的安危。”

範閑沉默不語，才知道原來這位年輕的皇帝與沒有見過麵的自己之間，竟然還有這樣一段故事。隻是那位少年天子眉間有憂愁，想來定還有些事情想要告訴自己。但是宮中耳目眾多，天子又不願意當著海棠的麵說不知道是什麼事情。

“嗯？確實有些意想不到。”範閑微微皺眉，似乎不大相信海棠的說法。

海棠輕聲說道：“今日範大人見著宮殿山林，便脫口而出天人合一四字，海棠佩服，日後國務之餘。範大人若有閑暇。還盼不吝指教，家師觀半閑齋詩集後。曾沉默數刻，對公子大加讚歎、我本有些訝異，今日相談，方知盛名之下無虛士。”

“哪裏哪裏。”對方這話說得很有幾分真誠，所以範閑應得更加誠心誠意，“言冰雲一事，還請姑娘大力協助。”

“我向來不幹政事。”海棠輕聲說道。

範閑眉頭微皺說道：“那姑娘為何要單身赴北海，殺肖恩，難道不知道肖恩如果真的死了。對於此次協議，會有極大影響。”

海棠微笑說道：“範公子似乎在我出手前。也曾經想過要殺肖恩，為什麼後來忽然改變了主意。”

“因為我對於肖恩的秘密也很感興趣。”範閑搓了搓有些微濕的手。扭頭看了看這闊大宮殿群裏的景致。

海棠靜靜說道：“我殺肖恩，就是因為他的那個秘密會對很多人造成很大的麻煩。”

二人極有默契的同時住腳，停留在一株大樹之下，頭上青葉如衣，遮日覆體，一片清涼。範閑將目光望向海棠平靜穩定的雙肩，忽然說道：“這個世界上，並沒有永遠的秘密。”

“肖恩活著，也許會讓很多人死去。”

範閑挑挑眉頭，知道對方這種無來由的悲天憫人，在很多方麵會顯得很混帳，但自己也不可能僅憑幾句話就改變什麼。

“陛下似乎有事相求範公子。”海棠說道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知道對方也看出來，想了一想之後，誠懇問道：“不知道海棠姑娘何以教我？”

海棠輕聲說道：“我也不知，隻是如果事情與司理理有關，還請範公子通知我一聲。”

範閑沒有馬上應允，隻是陷入了些微的苦惱之中，堂堂一國天子，究竟要自己幫什麼忙呢？難道真是司理理？可自己在北齊要人沒人，要勢沒勢，能做此什麼？

“理理是個可憐的姑娘，好姑娘。”海棠雙手依然插在大口袋裏，說道：“範公子能幫忙就幫一下。”

範閑想到了北行馬車上的種種，一時失神，不知該如何回答。於是二人又回復了沉默，緩緩前行，任由頭頂的青青樹葉與更上方的陽光交舞織成的光影，落在彼此的身上，青色長衫與花布粗衣之上。

範閑忽然搶先幾步，與海棠姑娘並排走著。海棠側頭淡淡看了他一眼，也沒有說什麼。

範閑漸漸將心事放下，學著身邊這女子的村姑姿式，微微抬著下頷，目光略帶一絲懶散之意地四處掃著，身上青色長衫沒有口袋，所以無法插手，隻好將手像老學究一般負到身後，髖部提前，放鬆身體的每一絲肌肉，任由著那雙似乎極為沉重的腳，拖著像是要散架一般的身體，在石板路上，往前麵懶洋洋地走。

海棠再次側頭看了他一眼，似乎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學自己已經養成習慣的走路姿式，眼神裏的情緒有些複雜。

範閑臉上掛著溫和的笑容，像是沒有察覺到她的目光一般，與她並排懶洋洋走著。海棠也懶得再管這慫賴子，微微動了動脖頸，似乎十分舒服。範閑也伸了個懶腰，打了個哈欠。

此時日近中天，陽光一片熾烈。

兩雙腳擦地的聲音，漸漸合成了一處，讓人無來由地犯困。二人就這樣拖著步子在皇宮裏行走著，看上去倒像極了一對農村裏的懶夫妻趕著從田裏回家去午睡。

一滴汗從海棠的鼻尖滲了出來，那張普通的容顏，有著一種異樣的魅力。

“上次你給的解藥，陳皮放的太重，吃的有些苦。”海棠姑娘陶醉在陽光之中。

範閑一笑，知道對方已經看出自己那日用的詐，輕聲說道：“我是監察院的提司，不是求天道的高人，使些手段是常事，姑娘不要介意，當然若您真的介意，您也可以給我下下...那藥。”

這話有些輕佻了，海棠卻不像一般女子那般紅臉作羞意，淡淡說道：“若有機會，自然會用的。”

範閑大汗，然後又聽著對方說道：“你是監察院裏的提司，行走在黑暗中的人，為何從澹州去慶國京都之後，卻大肆散發光彩？就像如今你走在陽光之中一般。”

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但我要用它來尋找光明。”

範閑繼續借用那一世哥們兒的精彩句子，雖然這哥們兒死得挺窩囊，挺王八蛋。果不其然，海棠微微一怔，側頭看了他一眼，想必心裏對範閑的看法在不知不覺間又發生了某種變化。

範閑笑著繼續說道：“當然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更多的機會，是用它來...對這個世間翻白眼。”

海棠姑娘終於笑了，正所嫣然一笑竹籬間，海棠滿山總粗俗，若視宮牆為竹籬，何懼世人粗俗意？

出了皇宮，與已經麵露焦急之色的虎衛與王啟年說了兩句，在北齊禦林軍的護送之下，範閑這位南慶正使坐著馬車回到了別院外，剛下馬車，卻見著眼前一片嘈亂，不由微微吃驚。

等到他往別院正門口走了兩步，看清楚場間的模樣時，不由大感震驚。

門有正有許多北齊的衙役與侍衛正蹲在地上揀東西，每個人的身後都拖著一個大麻袋，不時揀起一物，便往裏麵扔去，看他們拖動的姿式，似乎那些東西有些重。範閑大感好奇，對身邊的王啟年說道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

王啟年也大感不解。

眾人走上前去，這才發現，原來別院門口這一大片空地上，居然被扔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刀，有綠寶石作鞘上裝飾的，有古樸的，有新潮的，當然，更多的還是北齊人最喜歡隨身佩帶的小彎刀。

範閑倒吸一口涼氣說道：“趕緊去把那些麻袋搶回來，既然是扔到咱們門前的，就算要當破銅爛鐵賣，這筆外快也

得咱們自個掙兒。”今兒在皇宮裏賞景談天學村姑走路，他的心情大是舒服，所以此時說起笑話來，倒有了範思轍的幾絲風采。

王啟年苦笑道：“大人真正好心境，這樣還能說玩笑話。”

範閑無奈苦笑道：“那不然怎麼辦？難道還真的每把刀都接著？”自從在京都，險些被京都守備之女葉靈兒一刀砸中鼻梁後，範閑就清楚這個世界上武道決鬥的規矩扔刀子到對方的腳下，對方如果應戰，就會揀起刀子來。

“不過半天的時間，怎麼會忽然多了這麼多來鬧事的？”他皺眉問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